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二十六回 主婦索書房中飛赤鳳 天家脫輻被底臥烏龍

話說玳瑁在田莊臺大營操場上演習打靶，自己連中五槍，正在唱凱歌、留圖畫、志得意滿的當兒，忽然接到一個廷寄，拆開看時，方知道他被御史參了三款：第一款逗遛不進，第二濫用軍餉，第三虐待兵士。樞廷傳諭，著他明白回奏。看完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悠悠之口不諒人，怎能不使英雄短氣！」就手遞給子升道：「賢弟替我去辦個電奏吧！第一款的理由，我剛纔已經說明；第二款大約就指打靶賞號而言；只有第三，適得其反，真叫人無從索解，盡賢弟去斟酌措詞就是了。龔尚書和唐卿處該另辦一電，把這裡的情形盡量詳告。好在唐卿新派了總理衙門大臣，也管得著這些事了，讓他們奏對時有個準備。」子升唯唯地答應了。我且暫不表玳瑁在這裡的操練軍士、預備迎戰。再說唐卿那日在龔尚書那裡發了玳瑁復電，大家散後，正想回家再給玳瑁寫一封詳信報告情形。走到中途，忽見自己一個親隨騎馬迎來，情知家裡有事，忙遠遠地問什麼事。那家人道：「金太太派金升來請老爺，說有要事商量，立刻就去。陸大人已在那裡候著。」唐卿心裡很覺詫異，吩咐不必回家，撥轉馬頭，徑向紗帽胡同而來，進了金宅，只見雯青的嗣子金繼元，早在倒廳門口迎候，嘴裡說著：「請世伯裡面坐，陸姻伯早來了。」唐卿跨進門來，一見華如就問道：「雯青夫人邀我們什麼事？」華如笑道：「左不過那些雯青留下的罪孽罷咧！」道言未了，只聽家人喊著太太出來了。氈簾一揭，張夫人全身縞素地走進來，向錢、陸兩人叩了個頭，請兩人上炕坐，自己靠門坐著，含淚說道：今天請兩位伯伯來，並無別事，為的就是彩雲。這些原是家務小事，兩位伯伯都是忙人，本來不敢驚動，無奈妾身向來懦弱，繼元又是小輩，真弄得沒有辦法。兩位伯伯是雯青的至交，所以特地請過來，替我出個主意。」唐卿道：「嫂嫂且別說客氣話，彩雲到底怎樣呢？」張夫人道：「彩雲的行為脾氣，兩位是都知道的。自從雯青去世，我早就知道是一件難了的事。在七裡，看她倒很悲傷，哭著時，口口聲聲說要守，我倒放些心了。誰曉得一終了七，她的原形漸漸顯了，常常不告訴我，出去玩耍，後來索性天天看戲，深更半夜回地來，不乾不淨的風聲又刮到我耳邊來。我老記著雯青臨終托我收管的話，不免說她幾句，她就不三不四給我瞎吵。近來越鬧越不成話，不客氣要求我放她出去了。二位伯伯想，熱辣辣不滿百天的新喪，怎麼能把死者心愛的人讓她出這門呢！不要說旁人背後要議論我，就是我自問良心，如何對得起雯青呢！可是不放她出去，她又鬧得你天翻地覆、雞犬不寧，真叫我左右為難。」說著，聲音都變了啞了。

華如一聽這話，氣得跳起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嫂嫂本來太好說話！照這種沒天良的行徑，你該拿出做太太的身分來，把家法責打了再和她講話！」唐卿忙攔住道：「華如，你且不用先怒，這不是蠻幹得來的事。嫂嫂請我們來，是要給她想個兩全的辦法，不是請我們來代行家長職權的。依我說，……」正要說下去，忽見彩雲條地進了廳來，身穿珠邊滾魚肚白洋紗衫，縷空襯白挖雲玄色明綉裙，梳著個烏光如鏡的風涼髻，不戴首飾，也不塗脂粉，打扮得越是素靚，越顯出豐神絕世，一進門，就站在張夫人身旁朗朗地道：「陸大人說我沒天良，其實我正為了天良發現，纔一點不裝假，老老實實求太太放我走。我說這句話，彷彿有意和陸大人別扭似的，其實不相干，陸大人千萬別多心！老爺一向待我的恩義，我是個人，豈有不知；半路裡丟我死了，多年的情分，怎麼說不悲傷呢！剛纔太太說在七裡悲傷，願意守，這都是真話，也是真情。在那時候，我何嘗不想給老爺掙口氣、圖一個好名兒呢！可是天生就我這一副愛熱鬧、尋快活的壞脾氣，事到臨頭，自個兒也做不了主。老爺在的時候，我盡管不好，我一顆心，還給老爺的柔情蜜意管束住了不少；現在沒人能管我，我自個兒又管不了，若硬把我留在這裡，保不定要鬧出不好聽的笑話，到那一步田地，我更要對不住老爺了！再者我的手頭散漫慣的，從小沒學過做人的道理，到了老爺這裡，又由著我的性兒成千累萬地花。如今老爺一死，進款是少了，太太縱然賢惠，我怎麼能隨隨便便地要？但是我闊綽的手一時縮不回，只怕老爺留下來這點子死產業，供給不上我的揮霍，所以我徹底一想，與其裝著假幌子糊弄下去，結果還是替老爺傷體面、害子孫，不如直截了當讓我走路，好歹死活不干姓金的事，至多我一個人背著個沒天良的罪名，我覺得天良上倒安穩得多呢！趁今天太太、少爺和老爺的好友都在這裡，我把心裡的話全都說明了，我是斬釘截鐵地走定了的了。要不然，就請你們把我弄死，倒也爽快。」彩雲這一套話，把滿廳的人說得都愣住了。張夫人只顧拿絹子擦著眼淚，卻並不驚異，倒把華如氣得鬚鬚倒豎，紫脹了臉，一句話都說不出。

唐卿瞧著張夫人的態度，早猜透了幾分，怕華如發呆，就向彩雲道：「姨娘的話倒很直爽，你既然不願意守，那是誰也不能強你。不過今天你們太太為你請了我們來，你既照直說，我們也不能不照直給你說幾句話。你要出去是可以的，但是要依我們三件事：第一不能在北京走，得回南後纔許走。只為現在滿城裡傳遍你和孫三兒的事，不管他是謊是真，你在這裡一走便坐實了。你要給老爺留面子，這裡熟人太多，你不能給他丟這個臉；第二這時候不能去，該滿了一年纔去。你既然曉得老爺待你的恩義，這也承認和老爺有多年的情分，這一點短孝，你總得給他戴滿了；第三你不肯揮霍老爺留下的遺產，這是你的好心。現在答應你出去，那麼除了老爺從前已經給你的，自然你帶去，其餘不能再向太太少爺要求什麼。這三件，你如依得，我就替你求太太，放你出去。」彩雲聽著唐卿的話來得厲害，句句和自己的話針鋒相對，暗忖只有答應了再說，便道：「錢大人的話，都是我心裡要說的話，不要說三件，再多些我都依。」唐卿回頭望著張夫人道：「嫂嫂怎麼樣？我勸嫂嫂看她年輕可憐，答應了她罷！」張夫人道：「這也叫做沒法，只好如此。」華如道：「答應盡管答應，可是在這一年內，姨娘不能在外胡鬧、在家瞎吵，要好好兒守孝伴靈，伺候太太。」彩雲道：「這個請陸大人放心，我再吵鬧，好在陸大人會請太太拿家法來責打的。」說著，冷笑一聲，一扭身就走出去了。華如看彩雲走後，向唐卿伸伸舌頭道：「好厲害的家伙！這種人放在家裡，如何得了！我也勸嫂嫂越早打發越好！」張夫人道：「我何嘗不知道呢！就怕不清楚的人，反要說我不明大體。」唐卿道：「好在今天許她走，都是我和華如作的主，誰還能說嫂嫂什麼話！就是一年的限期，也不過說說罷了。可是我再有一句要緊話告訴嫂嫂，府上萬不能在京耽擱了。固然中日開戰，這種世亂荒荒，雯青的靈柩，該早些回南安葬，再晚下去，只怕海道不通。就是彩雲，也該離開北京，免得再鬧笑話。」華如也極端贊成。於是就和張夫人同繼元商定了盡□天裡出京回南，所有扶柩出城以及輪船定艙等事，都由華如、唐卿兩人分別受托城門上和津海關道成木生招呼，自然□周到。

張夫人天天忙著收拾行李，彩雲倒也規規矩矩地幫著料理，一步也不曾出門。到了臨動身的上一晚，張夫人已經累了一整天，想著明天還要一早上路，一吃完夜飯，即便進房睡了。睡到中間，忽然想著日裡繼元的話，雯青有一部《元史補證》的手稿，是他一生的心血，一向擱在彩雲房裡，叮囑我去收回放好，省得糟蹋，便叫一個老媽子向彩雲去要。誰知不要倒平安無事，這一要，不多會兒，外邊鬧得沸反盈天，一片聲地喊著：「捉賊，捉賊！」張夫人正想起來，只見彩雲身上只穿一件淺緋色的小緊身，頭髮蓬鬆，兩手捧著一包東西，索索地抖個不住，走到床面前，把包遞給張夫人道：「太太要的是不是這個？太太自己去瞧罷！啊呀呀！今天真把我嚇死了！」說著話，和身倒在床前面一張安樂椅裡，兩手揪住胸口吁吁地喘。張夫人一面打開包看著，一面問道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？嚇得那樣兒！」彩雲顫聲答道：「太太打發人來的時候，我已經關上門睡了。在睡夢中聽見敲門，知道太太房裡的人，爬起來，半天找不到火柴匣子，摸黑兒地去開門。進來的老媽纔把話說明了，我正待點著支洋燭去找，那老媽忽然狂喊一聲，嚇得我洋燭都掉在地下，眼犄角裡彷彿看見一個黑人，向房門外直竄。那老媽就一頭追，一頭喊捉賊，奔出去了。我還不敢動，怕還有第二個。按定了神，勉強強地找著了，自己送過來。」張夫人包好書，說道：「書倒不差，現在賊捉到了沒有呢？」彩雲還未回答，那老媽倒先回來，接口道：「哪裡去捉呢？我親眼看見他在姨太的床背後衝出，挨近我身，我一把揪住他衣襟，被他用力灑脫。我一路追，一路喊，等到更夫打雜的到來，他早一縱跳上了房，瓦都沒響一聲，逃得無影無蹤了。」張夫人道：「彩雲，這賊既然藏在你床背後，你回去看看，走失什麼沒有？」彩雲道：「啊呀，我真嚇昏了！太太不提，我還在這裡寫呢！」說時，慌慌張張地奔回自己房裡去。不到三分鐘工夫，彩雲在那邊房裡果真大哭大跳起來，喊著她的首飾箱丟了，丟了首飾箱就是丟了她的命。張夫人只得叫老媽子過去，勸她不要鬧，東西已失，夜靜更深，鬧也無益，等明天動身時候，陸、錢兩夫人都要來送，托他

們報坊追查便了。彩雲也漸漸地安靜下去。一宿無話。果然，摹如、唐卿都一早來送。張夫人把昨夜的事說了，彩雲又說了些懇求報坊追查的話。唐卿笑著答應，並向彩雲要了失單。那時門外鹵簿和車馬都已齊備，於是儀仗引著憂青的靈柩先行，眷屬行李後隨，摹如、唐卿都一直送到二閘上船纜回。張夫人護了靈柩，領了繼元、彩雲，從北通州水路到津；到津後，自有津海關道成木生來招待登輪，一路平安回南，不必細說。

如今再說唐卿自送憂青夫人回南之後，不多幾天，就奉了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諭旨，從此每天要上兩處衙門，上頭又常叫起兒。高中堂、龔尚書新進軍機，遇著軍國要事，每要請去商量；回得家來，又總是賓客盈門，大有日不暇給的氣象。連素愛摩挲的宋、元精槧，黃、顧校文，也只好似苟束襪材，暫置高閣。在自身上看起來，也算得富貴場中的驕子，政治界裡的巨靈了。但是國事日糟一日，戰局是愈弄愈僵。從他受事到今，兩三個月裡，水陸處處失敗，關隘節節陷落，反覺得憂心如搗，寢饋不安。這日剛在為國焦勞的時候，門上來報聞韻高聞大人要見。唐卿疾忙請進，寒暄了幾句，韻高說有機密的話，請屏退僕從。唐卿嚇了一跳，揮去左右。韻高低聲道：「日前朝政，快有個非常大變，老師知道嗎？」唐卿道：「怎麼變動？」韻高道：「就是我們常怕今上做唐中宗，這件事要實行了。」唐卿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韻高道：「金、寶兩妃的貶謫，老師是知道了。今天早上，又把寶妃名下的太監高萬枝，發交內務府撲殺。太后原擬是要明發諭旨審問的，還是龔老師恐興大獄，有礙國體，再三求了，纔換了這個辦法。這不是廢立的發端嗎？」唐卿道：「這還是兩宮的衝突，說不到廢立上去。」韻高道：「還有一事，就是這回耿義的入軍機，原是太后的特簡。只為耿義祝嘏來京，騙了他屬吏造幣廳總辦三萬個新鑄銀圓，托連公公獻給太后，說給老佛爺預備萬壽時賞賜用的。太后見銀色新，花樣巧，賞收了，所以有這個特簡。不知是誰把這話告訴了今上，太后和今上商量時，今上說耿義是個貪鄙小人，不可用。太后定要用，今上垂淚道：『這是親爺爺逼兒做亡國之君了！』太后大怒，親手打了皇上兩個嘴巴，牙齒也打掉了。皇上就病不臨朝了好久。恰好太后的幸臣西安將軍永潞也來京祝嘏，太后就把廢立的事和他商量。永潞說：『只怕疆臣不服。』這是最近的事。由此看來，主意是早經決定，不過不敢昧然宣布罷了。」唐卿道：「兩宮失和的原因，我也略有所聞了。」

且慢，唐卿如何曉得失和的原因呢？失和的原因，到底是什麼呢？我且把唐卿和韻高的談話擱一擱，說一段帝王的婚姻史吧！原來清帝的母親是太后的胞妹，清後的母親也是太后的胞妹，結這重親的意思，全為了親上加親，要叫愛新覺羅的血統裡，永遠混著那拉氏的血統，這是太后的目的。在清帝初登基時，一直到婚前，太后雖然嚴厲，待皇帝倒很仁慈的。皇后因為親戚關係，常在宮裡充宮眷，太后也很寵遇。其實早有配給皇帝的意思，不過皇帝不知道罷了。那時他那拉氏，也有兩個女兒在宮中，就是金妃、寶妃。宮裡喚金妃做大姐兒，寶妃做二姐兒，都生得清麗文秀。二姐兒更是出色，活潑機警，能詩會畫，清帝很喜歡她，常常瞞著太后和她親近。二姐兒是個千伶百俐的人，豈有不懂清帝的意思呢！世上只有戀愛是沒階級的，也是大無畏的。盡管清帝的尊貴，太后的威嚴，不自禁的眉目往來，語言試探，彼此都有了心了。可是清帝雖有這個心，向來懼怕太后，不敢說一句話。

一天，清帝在樂壽堂侍奉太后看完奏章後，走出寢宮，恰遇見二姐兒，那天穿了一件粉荷繡袍，襯著嫩白的臉，澄碧的眼，越顯嬌媚，正捧著物件，經過廳堂，不覺看出神了。二姐也愣著。大家站定，相視一笑。不想太后此時正身穿了海青色滿繡仙鶴大袍，外罩紫色珠纓披肩，頭上戴一支銀鏤珠穿的鶴簪，大袍鈕扣上還掛著一串梅花式的珠鍊，顛巍巍地也走出來，看見了。清帝慌得象逃的一樣跑了。太后立刻叫二姐兒進了寢宮，屏退宮眷。二姐兒嚇得渾身抖戰，不曉得有什麼禍事，看看太后面，卻並無怒容，只聽太后問道：「剛纔皇帝站著和你幹嗎？」二姐兒囁嚅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太后笑道：「你不要欺蒙我，當我是傻子！」二姐兒忙跪下去，碰著頭道：「臣妾不敢。」太后道：「只怕皇上寵愛了你吧。」二姐兒紅了臉道：「臣妾不知道。」太后道：「那麼你愛皇帝不愛呢？」二姐兒連連地碰頭，只是不開口。太后哈哈笑道：「那麼我叫你們稱心好不好？」二姐兒俯伏著低聲奏道：「這是佛爺的天恩。」太后道：「算了，起來吧！」這麼著，太后就上朝堂見大臣去了。二姐兒聽了太后這一番話，認以為真，曉得清帝快要大婚，皇后還未冊定，自己倒大有希望，暗暗欣幸。既存了這個心，和清帝自然要格外親密，趁沒人時，見了清帝，清帝問起那天的事，曾否受太后責罰，便含羞答答地把實話奏明了。清帝也自喜歡。

歇了不多幾天，太后忽然傳出，懿旨來，擇定明晨寅正，冊定皇后，宣召大臣提早在排雲殿伺候。清帝在玉瀾堂得了這個消息，心裡不覺突突跳個不住，不知太后意中到底選中了哪一個？是不是二姐兒？對二姐兒說的話，是假是真？七上八落了一夜。一交寅初，便打發心腹太監前去聽宣。正是等人心慌，心裡越急，時間走得越慢，看看東窗已滲進淡白的曉色，纔聽院裡橐橐的腳步聲。那聽宣的太監興興頭頭地奔進來，就跪下碰頭，喊著替萬歲爺賀喜。清帝在床上坐起來著急道：「你胡嚷些什麼？皇后定的是誰呀？」太監道：「葉赫那拉氏。」這一句話好象一個霹靂，把清帝震呆了，手裡正拿著一頂帽子，恨恨地往地上一扔道：「她也配嗎！」太監見皇帝震怒，不敢往下說。停了一會，清帝忽然想起喊道：「還有妃嬪呢？你怎麼不奏？」太監道：「妃是大姐兒，封了金貴妃；嬪是二姐兒，封了寶貴妃。」清帝心裡略略安慰了一點，總算沒有全落空，不過記掛著二姐兒一定在那兒不快活了，微微嘆口氣道：「這也是她的命運吧！皇帝有什麼用處！碰到自己的婚姻，一般做了命運的奴隸。」原來皇后雖是清帝的姨表姊妹，也常住宮中，但相貌平常，為人長厚老實，一心向著太后，不大理會清帝。清帝不但是不喜歡，而且有些厭惡，如今倒做了皇后，清帝心中自然一百個不高興。然既由太后作主，沒法挽回，當時只好憋了一肚子的委曲，照例上去向太后謝了恩。太后還說許多勉勵的話。皇后和妃嬪倒都各歸府第，專候大婚的典禮。

自冊定了皇后，只隔了一個月，正是那年的二月底，春氣氤氳，萬象和樂的時候，清帝便結了婚，親了政。太后非常快慰，天天在園裡唱戲。又手編了幾出宗教神怪戲，造了個機關活動的戲臺，天精從下降，鬼怪由地出，親自教導太監搬演。又常常自扮了觀音，叫妃嬪福晉扮了龍女、善財、善男女等，連公公扮了韋馱；坐了小火輪，在昆明湖中游戲，真是說不盡的天家富貴、上界風流。正在皆大歡喜間，忽然太后密召了清帝的本生父賢王來宮。那天龍顏很為不快，告訴賢王：「皇帝自從大婚後，沒臨幸過皇后宮一次，倒是金、寶二妃非常寵幸。這是任性妄為，不合祖制的，朕勸了幾次，總是不聽。」當下就很嚴厲地責成賢王，務勸皇帝同皇后和睦。賢王領了嚴旨，知道是個難題。這天正是早朝時候，軍機退了班，太后獨召賢王。談了一回國政，太后推說要更衣，轉入屏後，領著宮眷們回宮去了。此時朝堂裡，只有清帝和賢王兩人，賢王還是直挺挺地跪在御案前。清帝忽覺心中不安，在寶座上下來，直趨王前，恭恭敬敬請了個雙腿安，嚇得賢王汗流浹背，連連碰頭，請清帝歸座。清帝沒法，也只好坐下。賢王奏道：「請皇上以後不可如此，這是國家體制。孝親事小，濟國事大，請皇上三思！」當時又把皇后不和睦的事，懇切勸諫了一番。清帝淒然道：「連房帷的事，朕都沒有主權嗎？但既連累皇父為難，朕可勉如所請，今夜便臨幸宜芸館便了。」清帝說罷，便也退了朝。

再說那個皇后正位中宮以來，幾同虛設，不要說羊車不至、鳳枕常孤，連清帝的天顏除在太后那裡偶然望見，永無接近的機緣。縱然身貴齊天，常是愁深似海。不想那晚，忽有個宮娥來報道：「萬歲爺來了！」皇后這一喜非同小可，當下跪接進宮，小心承值，百樣逢迎。清帝總是淡淡的，一連住了三天，到第四天早朝出去，就不來了。皇后等到龍樓三鼓，鸞鞭不鳴，知道今夜是無望的了。正卸了晚妝，命宮娥們整理衾枕，猛見被窩好好的敷著，中央鼓起一塊，好象一個小孩睡在裡面，心中暗暗納罕，忙叫宮娥揭起看時，不覺嚇了一大跳。你道是什麼？原來被裡睡著一隻赤條條的白哈叭狗，渾身不留一根絨毛，卻洗剝得乾乾淨淨，血絲都沒有，但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這明明有意做的把戲。宮娥都面面相覷，驚呆了。皇后看了，頓時大怒道：「這是誰做的魔殃？暗害朕的？怪不得萬歲爺平白地給朕不和了。這個狠毒的賊，反正出不了你們這一堆人！」滿房的宮娥都跪下來，喊冤枉。內有一個年紀大些的道：「請皇后詳察，奴婢們誰長著三個頭、六個臂，敢犯這種彌天大罪！奴婢想，今天早上，萬歲爺和皇后起了身，被窩都迭起過了；後來萬歲不是說頭暈，叫皇后和奴婢們都出寢宮，萬歲靜養一會嗎？等到萬歲爺出去坐朝，皇后也上太后那裡去了，奴婢們沒有進寢宮來重敷衾褥，這是奴婢們的罪該萬死！說罷，叩頭出血，誰知皇后一聽這些話，眉頭一蹙，臉色鐵青，一陣痙攣，牙關咬緊，在龍椅裡暈厥過去了。正是：

風花未脫沾泥相，婚媾終成誤國因。
未知皇后因何暈厥，被裡的白狗是誰弄的玩意，等下回評說。